

雲瑟之夕瓊姬舞霓裳之辰八鸞嘯歌於展屨九虎飛鳴於闈
闔入則閑羽輦鳳輦於琛館出則飄霞衣鶴擎於瑤池燕遊玉
京螻怡金闕物物自化事事無爲人享拾麻之年壽等拂石之
劫此特記其髣髴今舜臣所以爲帝之離官者實依稀之若夫
寶殿淵深雲龕岌業御容英粹玉座委蛇地皆砌以花磚壁皆
粉於銀液中邊供具左右羽儀下登鳳墀上陳鴛瓦千楹耀日
萬祺凝烟高聳溟濛雄壓蒼翠丹光紫氣之麗朱扉黃閣之嚴
羽士有所歸心名山爲之增氣以世俗而言之獻豆粥麥飯者
天子嘉之納粟者爵之貢馬者官之雖玉帝高高在上其視甚
微其聽甚卑則舜臣蒙福之報宜何如也夫以上帝之德不可
道藏輯要

白真人集

四

三

婁集四

明言開天執符長御延康之厯合真體道默膺混沌之圖且蚩
蚩蠢蠢林然於天地之間豈知乎帝力哉嘗謂至高之天能降
自求之福鱗能謁斗獺能祭天况人也乎冲妙曰然是年七月
朔瓊山白玉蟾敬於殿中書

心遠堂記

鶴爲靈禽也何以羣於鸛鷺哉而且與之巢邱原飽稻梁其視
眾禽等也翩然離煙霞絕風埃賓青霞朝碧落則靈於鸛鷺遠
矣蓮爲華池也何以族於菱茨哉且與其雜龜蛭混淤泥其視
羣華金矣嫣然拔沮洳濯清冷媚銀牀艷玉井則妙於菱茨多
矣若夫老聃官於柱下莊周祿於漆園

許遜宰於旌

陽梅福尉於南昌當是時無以異於世人也逮其精於內固密
行外充隱化淪景躡梵登晨駕麟龍咎鸞鶴乘雲御氣嘯風鞭
霆登崑崙參靈寒方且動心駭目驚而訝之思而慕之朱買臣
見棄於妻蘇秦見侮於其嫂無怪也始其和光混俗之時若甚
側微而恥其不已若不人似或加狎而侮之至於驚人可喜之
事則羣驚若鷹聚漢如鼠殊不知身羈樊籠志在霄漢吁飛鴻
冥冥弋人何慕焉籬下燕雀徒自啾啾耳然聖人初何嘗求異
於人亦未始自表見於世也魚欲異羣魚舍水躍岸則死虎欲
異羣虎舍山入市則擒然雖與之融然相忘泰然俱化其所以
詣入者遠甚於彼矣陶淵明嘗劉氏代晉之季恥爲斗米之所

道藏輯要

白真人集

四

三

婁集四

又文

折腰去而歸柴桑終日娛心於酒是欲忘世者也醉夢物我糠
粃天地湛然無管泊然不謀故其詩文超邁羣俗閣阜黃冠朱
君季愈卽清江之邑人父兄皆簪纓人獨君遼然而左氏之祖
志趣飄逸不可測識兩鞋宮事數攜琴劍詣京華所至權貴皆
倒屣之上方紫其裾錫以冲妙之號今太極葛仙翁四十代劍
印符籙之壇屬以之凡於金汞龍虎之書六壬八門三甲五雷
之文尤所精鍊能詩書札槩且碧瞳紅頤端是風流表物也卽
城湮之龍源重興善淵觀以徒黃花鑑主之何巨源副焉觀之
方丈采陶詩心遠之句以扁云諉予記而文之夫心者澄之不
清撓之不濁近不可取遠不可舍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大包乾

坤小入芥粟如玉蓮之在水如雲之已大渙然如渥水之魚鱗
然如跨山之虎飄然如際雲之鴻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屈居
山林雖則推靜處市井未嘗稍喧所謂在俗元無俗居塵不染
塵者也朱君悟大隱居鄆之說知心遠地自偏之句曲肱蓬蘽
箕坐習習有詩可鳴有卷可執初非蹈世紛而攫維繫也棐几
不受塵松窗因白晝老樹蒼藤之在閣平沙遠水之在壁蒼顛
崖狼谷迅瀨哀湍平蕪野葑虬根蛟幹風昏露曉月夜星天不
出戶庭盡在圖籍心慵眼飽臉酣耳熱候門無襪襪之客橫軒
有狡獪之鼎解衣磐礴據枕沉酣是非不到心寵辱不到耳韜
形於橐籥融神於宇宙履大塊如黍米望長河如建瓴眼纈已
道藏輯要

白真人集

四

三

叟集四

又又

收心花爲寂天宇泰定虛白發光對境無心對心無境已絕雲
霄矣於是朝朝暮暮師老莊及張許之與梅葛而與陶淵明相
頌會於形影之外又何須猿鶴之與居麋鹿之與隣而後爲心
遠哉世之人或以蘇朱如上所說以爲如何者不足靜中冷眼
一笑耳世事淡如一盃水也嗟夫心一也人自歧之所謂溺藝
於利祿之途無得而遠矣有如窮蹙飄零之士志在楓宸有如
孤迥峭拔之士志在煙霄是皆其心遠也然不若四境紅塵萬
竈青烟處此闐闐寂若林泉已如隔霧蓬萊弱水之遠自非心
了如君者能之均一遠耳未可量也或問遠之義何如曰空中
之塵若飛雪而未嘗見牀下之蟻若鬥牛而未嘗聞苟能悟言

一室高俯仰宇宙之大有所見聞則其心愈雲泥矣君字師韓敬爲之記

牧齋記

閣阜黃冠師劉貴伯以牧名齋屬予爲記予聞之黃帝呼牧馬童子爲天師釋伽指牧牛小兒爲菩薩乾馬坤牛何以牧之聖人故曰謙以自牧牧之爲義牧羊則先去敗羣故無觸藩之虞塞翁之於牧也初何容心於得失哉天子置羣牧以牧民均義也貴伯詩甚騷而以懶辭酒甚寬而以醉辭甚敏而辭以不智琴甚清而辭以不古能鍊內丹能役五雷皆以不知爲辭其謙謙如此是自牧也不勞鞭繩蓋以馴熟矣僧家所謂人牛俱

道藏輯要

白真人集

四

三

大川三

叟集四

失道家所謂翁馬兩忘孰爲牧之蓋自牧也貴伯得之矣

武夷重建止庵記

武夷之爲山考古秦人列仙傳蓋錢鏗於此鍊丹焉錢鏗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後謂之彭祖年及七百七十七歲而亡生平惟隱武夷山茹芝飲瀑能乘風御氣騰身踊空豈非仙也耶鏗有子二人其一曰錢武其次曰錢夷因此遂名武夷山三十六峯第一峯九曲溪頭最初曲其地也始則有太姥元君卽其地以結廬次則張湛繼其蹤而入室其後有如魚道超魚道遠皆秦時之女真人此而隱焉然此地其深邃不可言四圍皆生毛竹人有樵採而見之者因毛竹而目此二魚爲毛女至今稱